

和李安一起信仰爱情

恋爱5年，李安在29岁结婚，30岁的时候从纽约大学拿到了电影术硕士学位，之后就失业赋闲在家。太太林惠嘉彼时在美攻读生物学博士，一家人就依靠她的微薄工资过活。李安家务做得好，烧得一手好菜，很贤惠。傍晚做完晚饭后，他就和两个儿子一起兴奋地等待“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回家”。这段时间他看了很多与电影相关的东西，做了大量积累。1990年36岁的李安凭借剧本《推手》获得了台湾政府优秀作品奖，1992年他独立执导的《推手》上映，并问鼎金马奖，1993年拍了《喜宴》，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，并获得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。

在家赋闲的七年里，他真的没有放弃过理想，憧憬着一飞冲天吗？现在恐怕很难知道真实答案了。那么换个角度来揣摩，如果那年《推手》剧本没获奖，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家烧饭。我认为那七年，他应该是有了一直在家烧饭的准备。一个人到了三十六七岁，就算没有灰心，本着对未来负责的态度，也要面对现实才是，电影研究，创作剧本，很可能沦为业余爱好的一部分了。但是林惠嘉这样的太太真是难得，李安曾经熬不住了，打算找份工作，被太太发现后阻止，他才能继续做电影梦。李安获得金熊奖的时候，打电话给太太报喜，“我的《喜宴》拿了金熊。”“哦。”李太太半夜接电话昏昏沉沉，“大陆的《香魂女》也拿了一个金熊。”“哦，没有别的国家参赛了吗？”她以自己的努力支持丈夫的电影梦，却不是为了“夫荣妻贵”的小私心，连柏林影展都不了解，这女人真的了不起。

李安有本事张扬的力量，儒雅谦和，胸怀沟壑。他早期的电影作品就做了一件事，好莱坞模式装进中国故事。

《喜宴》中，赵文瑄扮演的高伟同在美国和赛门同性相恋，却瞒着远在台北的父母。父母逼婚，为了安慰老人，伟同决定与自己的房客，从上海来美国学画的姑娘顾威威假结婚。如果把《喜宴》里面的角色换成美国人，很容易发现其实就是部温馨轻松的家庭喜剧片，一个玩笑

似的婚礼引发了连锁反应，最后温情收场，这就是好莱坞的套子。李安凭借着不凡的功力，把中国人成功的塞进这个套子里。

体现电影大师的功力在什么地方？那就是抛开故事，里面的人物绝对都是真实的，有生命的，这是根本，只要人物站得住，放进荒谬的故事也会好看。《喜宴》里面的人物都经得起推敲，包括上海女画家顾威威这个角色，还专门让她往上海家里打了个电话，寥寥几句却说了很多事。

整部电影都是嘻嘻哈哈的风格，却并不只是简单平淡地成为一出美式轻喜剧，这就体现出了李安思想里深厚的中国传统。片中喜宴后，被灌得半醉的伟同与威威假戏真做，谁料，威威竟然有了身孕。一天早餐时，赛门发现威威怀孕，认为伟同背叛了他们的爱情，忍不住当着高家二位老人，与伟同、威威用英语争吵起来。高父轻度中风被送进医院，伟同不得不向母亲说明自己与赛门同性恋的真情。高母在震惊之余，只求儿子千万不要将实情告诉父亲，担心他经受不起刺激。

赛门生日那天，病愈出院的高父，与赛门外出散步，特意备了一份生日礼物送他，用英文跟赛门谈话——原来那天早餐时的争吵高父都听得懂，他与伟同关系的真相，早就被高父看穿，但高父却默默地、宽容地接纳了这一切，只与赛门约定，继续保守秘密，不能让老伴知道真情。

看到这里，我才发现这电影的主角不是伟同，故事的视角来自于老爷子，苦乐悲欣的结尾是老爷子的人生注脚。

李安的电影有个特点，爱情全是真的，伟同与赛门的爱情是真的，两老的苦心又何尝不是因为爱情！在这个后现代主义、解构泛滥的年代，李安的爱情观就是这么单纯的傲世独立，一尘不染。也许城市生活中有许多沉渣泛起的情感，但是也有坚守的伴侣。这世界被迅速发展的物质淹没而迷茫的只是一小部分人，老套的、老土的、老派的、陈旧的情感却依然永恒。

■文/哥舒夜带刀



启蒙老师

早上伴着威尔第的《四季》开始擦地板，节奏欢快的时候甚至握着拖把转上两圈，觉得这最平常的流汗时刻亦因这节奏而变得美好，就忍不住想起我的第一张古典音乐CD就是《四季》，还有我的古典音乐“启蒙老师”——我跟她只是一面之缘，甚至并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
我的大学时代，也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流行一种叫做“打口碟、打口带”的东西，现在好像已经绝迹了。所谓“打口碟”，其实就是海关罚没的走私CD，以机械打口破坏后，销毁不完全的碟片，“打口带”，则是同样经过打口破坏的磁带。那时候，西方最新的音乐，就是以这种“残骸”的形式，通过被城管们围追堵截的小贩们的手，流入到我们这些穷学生的手中。

高一的时候，一天，我耳朵里插着耳机，听的是郑钧的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》，在街上闲逛。见到一个提着篮子，农妇打扮的中年女人，蹲在马路边卖东西，见到我路过，就拼命向我招手，出于好奇，我走过去，她卖的，就是打口碟。那时候打口碟还是很新鲜的东西，她神秘兮兮地掀开她盖在篮子上的布，跟我说这是最好的音乐。

她像卖菜一样夸赞着自己篮子里的商品，同时很粗鲁地扯下我的一只耳机，要我拿随身听自己试听一下，是不是她的音乐比我正在听的好，一边说一边已经打开了一个侧面被打开了口的CD盒子，取出里面的打口碟，要我放进去听听。

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卖打口碟的，因为这种碟片带着“被禁止被破坏”的印记，所以身边正处于叛逆期的同学们都偷偷地听过，但因为身处小城，没有人卖打口碟打口带，都是在大城市读大学的哥哥姐姐带回来的时髦玩意，带回来的，也往往是我们听不太懂，却学着沉迷的重金属摇滚碟。打口碟，那时候是一种标志：叛逆的青春、宣泄的摇滚。

所以，我欣然接过那张碟，放进CD，戴上耳机，一段轻快的节奏流入耳鼓，我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起来。一边听，一边在她的篮子里挑选着。

突然，面前刚刚还口若悬河的卖碟农妇脸色一变，一把抢过我手上的碟蹿起来就跑，我茫然起身，她已经一溜烟似地跑开了，接着，两个穿制服的工商执法人员，踩着单车从我面前飞奔而去，朝着她消失的方向。

我的CD里，还没付钱的《四季》节奏欢快，仿佛这是这突发事件的配乐……

■文/苏言

本版投稿邮箱 sxhsfk@voc.com.cn



- 1: 威尔第是哪一个国家的音乐家？
- 2: 小提琴协奏曲《四季》最著名的片段《快板》选自哪一乐章？

读者可通过移动手机用户编辑短信：“AY+答案”发送到1065800078462，或者登录华声在线娱乐频道 <http://ent.voc.com.cn/> 参与活动

上期答案：1: 法国 2: 1830年 恭喜手机号为136****4918、138****6069的两位读者获奖

论坛网友日捣一蛋、xiang3523、Tina_min、一滴水见太阳、小珍228、sq1012、油淋辣椒、右无名为你留、A小白、大头蝈蝈等也都答对了竞猜问题，感谢各位网友热情参与，并祝各位下次能抢中大奖！



天心阁把茶喝

我们小时候到天心阁去玩，觉得站在天心阁上，真的站得好高，望得好远。那时天心阁虽然重建了，但也设有茶楼。少年的我常常会记起在南门口街巷中听过的这样一首童谣：

高一脚低一脚，
一桶捅到天心阁。
天心阁，把茶喝，
算起账来七八角。
哎哟哟，再世不游天心阁。

这首民谣写的是旧长沙的生活，戏说有风景的天心阁茶楼消费很贵，但是好热闹的长沙人，仍然忍不住去体验一下“高消费”。

在老长沙物价稳定时期，一般来说，长沙的米价为8分钱一斤，天心阁的茶钱却有七八角，顶得十斤米，确实有蛮贵。不过，到这里喝茶可不是光喝点泡着茶叶的水，还包括吃包子，天心阁的包子很好呷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还曾吃过未改造前的天心阁城墙上的包子呢！

■任大猛

“陶瓷宝贝成了中国人的罪犯了？”

走过“兵马俑长廊”，我们跟着侯爵进入另外一件储藏室。“这两间房存放的都是中国古代青铜器。上至夏、下到汉代，全都有。按照中国文物分类法，那个架子上存放的夏、商、周三代青铜器，都属于国宝级文物！”侯爵轻松地说。

我愕然，眼前到底是个什么人？连中国文物的分类都了如指掌。当侯爵将我们领进一间布置最奢华的藏品展示室后，我在一瞬间就确认了他的藏品位。这里的藏品享受了独特的保安等

级，使用了带红外线报警器的玻璃罩。

“这里面都是一些距今大约有4000年到8000年左右的彩陶，其中有一部分是20年前我在香港和美国买到的，价格非常便宜，不到一般清代官窑瓷器的千分之一。”侯爵家的收藏品有很多，我留心对这部分藏品做过统计，其中有从宋代上溯至新石器时期的高古陶瓷器500多件、青铜器近300件、高古玉器100余件。

非常遗憾的是，尽管我旁敲侧击，想了解侯爵与中国文物的历史渊源，但是始终未能如愿。回到巴黎后，我先后两次约会了侯爵在巴黎念大学的孙女鲁丽娅，最后从她的谈话中

剪辑出若干悬念的答案。

鲁丽娅是一位性格开朗的姑娘。“我管我的爷爷叫Chine B é b é（陶瓷宝贝）！陶瓷宝贝年轻时学的是人类学和考古学，当过大学老师、当过牧师，还在中国做过几年传教士。十几年前他腿脚利索的时候，每年都会去中国旅游，还会买回一些被他当作宝贝的破烂玩艺儿。陶瓷宝贝告诉我们，说那些破烂玩艺儿在中国是禁止出境的，为什么？”

“不，你爷爷买回来的那些东西都是中国古代文物，在中国受到法律保护，禁止出口。而且，我在你们家看到的東西基本上都是经过盗墓、走私等非

法手段出境的。”我向鲁丽娅解释说。

“非法买卖文物？那么说，陶瓷宝贝就成了中国人的罪犯了？太刺激了！其实爷爷每一次从中国回来的时候，并没有将那些中国文物直接带回家，而是在中国的古玩市场看中以后，先缴付一部分定金，然后由中国人通过他们的地下通道运到法国，交给我爷爷，最后再付清全部货款……”临了，鲁丽娅还告诉我一个秘密，“拍卖行的人多次找过我，让我看好爷爷酒窖里的那些中国宝贝，并且说，今后如果我愿意，可以拍卖那些东西。我知道，爷爷不会同意那么做。但是我迟早会卖掉那些东西……”

(7)



《谁在拍卖中国》
吴树 著
山西人民出版社